

（日）照堂重吾 著

象牙之穴



象 牙 之 穴

〔日〕黑岩重 吾

林 川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象牙之穴

〔日〕黑岩重吾

林川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辉南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14,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220册

统一书号：10091·1082 定价：1.85元

副教授的进口车

星期六的夜晚。某同窗会正在大阪K饭店的四楼小宴会厅里举行。在进门处的黑色揭示板上，写着“F高中白云宿舍同窗会会场”字样。看了这几个字便可知道：今晚的座上客都是旧制高中出身的，对于各自经历过的集体宿舍生活无限留恋，而且，多少有点自命不凡。

当然，他们本人是不会承认后一个看法的。

不过，只要看一看到会的人，就不能不对这种辩解持否定态度。许是要交三千日元会费的缘故吧，昭和^①十八年时在白云宿舍呆过、现在又居住在关西的人们当中，聚集到这里来的，只有半数；这些人又都是在各自的社会圈子里取得相当地位的人。

虽然，看上去都不超过四十岁，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

^① 日本年号，元年为1926年。——译者

头面人物，但在一流公司里当科长，在二流公司里当部长的，却不乏其人。

这些人都在关西地区任职，没有一个是中央一级的官员。

除了公司系统的而外，其余的便是新闻记者、大学副教授或司法界人士了。与私立大学同窗会不同，没有咖啡店老板、子承父业的公司年轻经理参加，也是今晚同窗会的一个特点。

这是个春天的夜晚。透过被夜雾打湿了的窗户，可以望见从横掘川岸边饭馆里射出的灯光。室内明亮的灯光温柔地洒在对生活充满自信而又显得自负的人们的脸上。

席间的话题是从缺席的伙伴们的近况开始的。这个是中央某部的科长、未来的局长啦，那个是穷困潦倒、正在托人找职业啦，一堆一伙儿，在起劲儿地谈论着。提起故友的一些风传固然很吸引人，但藏在内心深处的却是：羡慕、嫉妬、轻蔑与自我满足。

在高中时代，以放荡不羁为荣，被雨淋透了衣裳，直到深夜才迟迟回到宿舍的人，而今竟成了戴着黑边眼镜的赫赫有名的士绅；当年被大家瞧不起的书呆子，如今居然在新建的繁华市区，出出进进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流人物等等。看看故友的升迁变化，也足以使人感到趣致盎然。

话题由故友的传闻转到各人的收入上。这一点，任何一个学校的同窗会都概莫能外。诸如，你那个公司生意兴隆，赚的也一定多啦；即使身居要职，光靠薪金过活也不行，要想攒大钱还得开业经商啦等等。在高谈阔论之中，也不免时而夹杂着叹息声。

这时，有一个人背过脸去，跟一个正在闷闷不乐地喝着

威士忌酒的人搭话：

“雨森，你刚才是自己开车来的吧？那是不是美洲虎牌车呢？……好象是一辆新车……。”

问这话的人是 N 制药公司计划部长殿村。被叫做雨森的，是位皮肤黝黑、高颧骨、尖下颏，怎么端详都不象个官运亨通的人。戴着的黑眼镜还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欠，否则，那副穷酸相就更显眼了。

大家的目光一齐集中到雨森的身上，就好象刚刚注意到他的存在似的。

“啊，是的。”雨森回答说。不知为什么，声调是那样的低沉。人堆里发出“哎呀”的感叹声。如今有自用汽车是很平常的事，不过象美洲虎牌这样的车，即使当上大官，光靠工资收入，也未必能买得起。

计划部长眨了眨眼睛。那表情足可以代表在座的所有的人。

在学生时代，同年级的同学们对雨森并无好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是死抠书本一伙人中的佼佼者。毕业于乡下初中，看来只是为了多读点书才进入高中的。而且这一切都充分地表现在他那乡下佬般的面部表情和举止上。

在旧制高中里，受到尊敬的是那些贪玩而又取得优异成绩的人。认为他们脑袋灵，受到百般的尊敬，而书呆子无论成绩多么好，照旧要被人看不起。特别是雨森语言迟钝，那些才华出众的人自不必说，就是球皮子和逃学鬼之类的人也鄙视他。

当然，其中也并非没有用敬佩的眼光看待雨森的。但这种人决不公开表露出来。说不定现在跟他搭话的殿村计划部长，就是曾经敬佩过雨森的人。

“雨森先生大概是大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吧，那么，现在一定是在大京大学教书的喽！”殿村部长换个话题说。

正在这个时候，对雨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小事发生了。

恭候多时的今晚会议主持人大须贺姗姗来迟，虽是春夜，他却擦着汗步入了大厅。大须贺在高中时代是柔道三段的合格者，进了T大以后，在全日本学生柔道大会上荣获第二名，是替被私立大学柔道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公立大学柔道队员们打翻身仗的英雄。脑袋不笨，善于辩论，在白云宿舍里是一派人当中的挂帅人物。

虽年仅三十九岁，却已经在拥有资本三十亿日元的、鼎鼎大名的大村化学公司身居要职，当上了第二营业部部长。是个交了好运，飞黄腾达的人物。

大须贺进屋后，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便大摇大摆地向着雨森的身边走去。

“雨森老师，好久没有见面啦。过去我们公司的人没少给您添麻烦。”

对于同窗校友即席以“老师”相称，会不会引起人们的嘲讽与轻蔑，这一点大须贺甚至连想都没有去想。那语气全象是对着一个应该这样被称呼的人。

“不，不，是我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

雨森简单作答，并深施一礼。不过真正卑躬屈膝的却分明是大须贺。

雨森现在是大京大学工科合成化学研究室的副教授。在今晚的会上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时候。

先是远东尼龙公司的副总务长高木站起身来，把名片递

了上去，其他五、六个人也接着依次上前，象第一次见面似的寒暄起来。

这些人都是实业界里的人士。

“瞧，那是在干什么呀？……”

惊愕地噤嘴着的是B新闻社会部首席记者远藤。紧挨他坐着的是E新闻文教部副部长堀田。

“简直象在给主子拍马屁。本来好好的气氛被他们一下子给破坏了。大须贺这家伙可真能随机应变啊！”堀田快快不快地说。

“是啊，三十九岁就当上了大村化学公司的营业部长，光凭柔道和辩才能爬上那么高的地位吗？”

两个人不由得叹了口气。想不到学生时代的英雄原来是个势利小人。他俩的脸上现出苦涩的表情。

“太详细的情况我也说不清楚。当上大学合成化学的副教授固然是怪神气的，不过乘坐美洲虎牌车到处跑来跑去，究竟有多大来头呢？”

远藤向堀田询问着。产生这种疑问是很自然的。如果是受新闻记者吹捧的著名教授则又当别论，而工科大学的一个不知名的副教授，很难想象会有一笔足以购置高级进口车的外快。

文教部副部长皱了一下眉头。

“我在文教部的时间不长，细情不大了解。把有无外快这一点抛开不谈，合成化学研究室在工科里很吃香却是事实。象我们这样普通报纸的文教栏不大受重视，而在专业性报纸上却一直在大肆宣扬它呢！大京大学有个叫相川勇介的教授很有名，雨森先生就是他的弟子……”

看到社会部首席记者还要发问的样子，文教部副部长不

觉苦笑了一下。

“你倒象个专门搞盯梢的。不过干记者这一行，很有必要对社会上的现象多知道一些。话虽这么说，在大的方面我也说不上来。现在刚刚兴起的石油化学似乎已经进入了合成化学的阶段……”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塑料或者聚乙烯吧？对啦，在我们报纸的经济栏就曾出现过《梦的纤维》这样类似电影片名的标题。就是这种东西……”

社会部首席记者远藤突然怪叫了一声。这时，关西通商局产业开发科科长轰刚平站了起来。这个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叫做开拓班的极右集团的轰刚平用不亚于当年的声音吼叫着：

“诸位，唱个令人怀念的F高中的白云宿舍歌……好吗？……”

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已经迫近中年的社会中坚们象小孩子似的睁大眼睛，一面用手打着拍子，一面唱了起来：

“在一望无际的天空里……”

整个会场都卷入了对业已逝去的一切无限怀念与感慨的漩涡里。可是，有一个人却无动于衷，态度木然。

这就是雨森茂高。他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虽也在打着拍子，却焦躁不安地时时把视线转向门口，显然象在等待着谁的样子。

二

律师萩原诚收到高中时期曾在一个寝室里住过的雨森茂高写来的快信，是开会前四天的事。那信上说，因为自己也

来参加，所以希望他也一定出席这次同窗会；好久不见了，在回家的路上要好好唠一唠。

从这些细小的地方也可以看出雨森谨慎的性格。还是老样子啊，萩原想到这里苦笑了一下。

在F高中时代，如果说有谁算是雨森的朋友的话，那就是萩原了。

萩原是文科学生，跟学理科的雨森不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但彼此却谈得来。那原因不单单是由于他俩住在一个寝室里。萩原当时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受厌世思潮的影响，曾几次想到自杀。另外，时值战时，不肯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也是原因之一。

正因为这样，萩原的朋友也很少。他没有跟那些一面为康德^①的名句所感动，一面在酗酒之后用同一个腔调谈论国家大事的学友们厮混在一起。

在当时的萩原心目中，什么学友啊，时代啊，青春的烦恼啊，都已置之度外。唯有专心致志地死抠书本的雨森的存在使他感到惊诧。在厌世感支配下，萩原有时甚至把雨森看成一个怪异的人。

也就是说，萩原唯有跟雨森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才觉得摆脱了心中的烦恼。尽管自己这些烦恼，在旁观者看来，是无聊的甚至是可笑的。

所以，只要他跟雨森谈上十分钟话，就会因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久而久之，萩原跟雨森谈起话来，每次顶多不超过几分钟。

① 康德 (1724—1804)，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

下面就是当时他俩对话的一个例子。

“还在埋头读书吗？真要强啊！简直是个超人，钦佩，钦佩……”

“我们不是为了求学才到高中来的吗？”

雨森放下专业书，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萩原。

“话虽这么说，可是我们毕竟不是初中生了。一个人为什么要对某种事物产生疑问？比如说，有人为什么对战争这件事产生疑问，而你又为什么对正在攻读的学问产生疑问？为什么？探讨这个为什么正是我们上高中念书的目的之一嘛！”

雨森歪着头，象要弄个水落石出似的说道：

“为什么？那箱子里的书本上不是都写着吗？……”

萩原觉得无聊就不再往下论辩了。这是常有的事。

萩原本打算上大学文科，因父亲一再坚持只好选择了法科。应征入伍，从南方复员回来是昭和二十二年的事。

复学后，于昭和二十四年从K大毕业，与此同时，司法考试也合格了。有一段时间曾在关西司法界的重镇大峰法律事务所任职，以后自己单独开业到现在。不过作为一个律师，不大有人知道他。

这也许是因为对当事人过于抱着强烈的爱憎感的缘故，萩原较之一般的职业界人士更富于人情味。

萩原本来不想参加这个十年一度的F高中同窗会。在F高中的伙伴中间，当了律师的，除萩原外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作为后起之秀早已在社会上名声大振了。

其中有个姓饭田的，正在参加一个一流的MO商业公司违法输出案件的辩护工作。对律师来说，替这么大的公司作辩护，自然要被看做名副其实的一流律师的。

想到饭田也会出席同窗会，再加上自己正在调查一个小

的案件，一时难以脱身，是去还是不去，萩原颇为犹豫。

萩原来到K饭店是八点半钟。同窗会原定从六点钟开到八点半。他所以要在临结束前才露面，是想和好久没有见面的雨森，找一个僻静的酒吧间喝上一杯。

会场上仍在继续唱着宿舍歌。唱了这个又唱那个，唱个没完没了。戴眼镜的旅馆营业主任一面看着手表，一面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上前制止他们。

当萩原从四楼电梯走下来的时候，雨森和大村化学公司第二营业部长大须贺正在正面的小客厅里谈话。

象是有意溜出会场在密谈着什么。雨森的脸正朝向这边。萩原发现雨森此刻的脸上流露着暗淡的微笑。

“哎呀，这不是萩原吗？以为你不会来了呢。这不，正在为雨森老师和你事犯难呢！不过，你这一出场，对我倒是很不利哟，哈哈……”

大须贺放声大笑。萩原知道，大须贺正在到处探听同班同学的动态。今晚同窗会的发起人就是大须贺。恐怕大须贺早已知道萩原是个不受欢迎的律师。

“为什么……？”萩原追问道。

“没什么。我正说服雨森老师，想拉他去参加另一个会。雨森老师说，事先已经跟你约定了，不肯接受我的邀请……。”

大须贺又是一阵大笑。雨森站起身子说：

“大须贺，今晚就失陪啦！”

雨森看了看萩原。那视线好象在说：要不要就这样走开呢？

萩原犹豫了一下。既然已经来了，连会场都不进就跟雨森一道走开，老同学们会以什么感情对待他，那是不难想象

的。若是缺席那倒情有可原，可以有种种理由作为借口。况且，大须贺已经知道他来了。

不必侧耳静听，老同学们的歌声不时地传到这里，此刻会场里的情景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在这种气氛之下，自己慌里慌张地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一想到这儿就不由得感到发窘。萩原心想：“我到了这个年纪，还保持着往日的性格。我所以是个三流律师，不正是与此有关吗？”

可以想象，萩原诚走向社会以后，仍然一向极其珍惜自身的情感和性格。

“喂，喂，跟大伙见上一面怎么样？不然的话，大家知道了会生气的。喂。萩原……”

大须贺还象学生时代那样，招呼着已在电梯门前站着的萩原。

“请代我向大家问好可以吗？实在是因为有急事要办。至于跟雨森喝酒那在其次……”

雨森在电梯里默不作声。他从来就是一个不多说一句话的人。饭店的一楼静悄悄的。K饭店不象G饭店那样豪华。在走廊的尽头和客厅的角落里，象是有阴影在飘荡似的，一片寂静。也许是旅游淡季吧，很少见到有外国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服务员彬彬有礼地推开了门。

雨森请萩原在门口先等一会儿，赶忙开来了轿车。萩原不禁愣住了。他虽然不知道美洲虎是个什么样的车，但他知道这是辆很漂亮的进口车。当他望着这位大学副教授在汽车里微弱的灯光照射下，戴着深度眼镜的枯瘦的脸，不由得产生一种极不和谐的感觉，总觉得他不配开着这个备有四灯式车灯的崭新漂亮的汽车。

假若不是雨森而是那个叫人讨厌的著名商业设计师坐在

这里，或者是曾经给他这个律师吃了闭门羹的某夜总会经理开这辆车的话——萩原想起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两个起诉人，不禁叹了一口气。

雨森开口说道：

“看来还是英国车漂亮、舒服吧？”

“是挺阔气啊！”萩原回答说。

“贱内老是缠着我要买一辆……。”

“太太身体好吗？”

“谢谢。她还说过，今晚若是碰上了你，一定让我带你到家里作客呢！过去为贱内的事，你真是没少帮忙啊！”

车开动了。萩原没有问他往哪儿开。雨森给他发了快信，决不单单为了怀念旧情。萩原不认为雨森是那种重感情的人。

恐怕是跟往常一样，有什么事要托他给办的吧？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谈谈，自然是雨森出的主意。

萩原想起了雨森的妻子优美子那双大大的眼睛。雨森的厚嘴唇……跟那宝石般闪烁着的智慧的眼睛，和那足以诱惑男人的嘴唇，又在哪一点儿上可以一致起来呢？如同这辆外国进口车跟雨森本身不协调一样，那两者也是无法协调起来的呀。

当汽车开到繁华街道时，碰上一大群人围在那里看什么。旁边停着警察专用的摩托车。

“是交通事故吧？好象撞了人……。”雨森自言自语地说。

萩原拉开玻璃窗，向外望去。一辆空车横躺在人行道上，三轮汽车停在旁边。好象没有伤人。刚吐嫩绿的银杏树，在来往车辆的照明灯照射下，时而清晰可见，时而阴郁

一片。

“提起交通事故，我倒想起一个多月以前，你们大学里的一位研究生的车被翻斗车给撞了，人也当场身亡。”

萩原只不过随便说说，雨森却啊的一声，刹住了车。雨森心想，那一定是碰上了酒鬼在开车，不然不会出那么大的事故。前面不知是谁一面叫骂着，一面摆着手，挡住了萩原的视线。

“就是因为有这号人，交通事故才老也断不了。”

雨森好象有意提高了嗓门似的大声说着。而萩原却觉得雨森刚才的举动不过是一时的疏忽而已。

见萩原没有搭话，过了一会儿，雨森喃喃地说：

“死者叫斋藤，是我的助手。他是个脑袋挺灵的人。”

“噢，那个家伙……”

萩原无意把话说完，顺手拿出了香烟。

三

雨森领他去的地方是新扩建的北市区一家酒吧间。说是个僻静的地方，其实客人还真不少。一位老板娘模样的人见到雨森便迎上前来，说道：

“三楼上的雅座早已给您预备好了。”

她皮肤白皙，全身微胖，露着金牙，给人以卖弄风骚的感觉。萩原心想：她莫非是个艺妓出身吗？一个象是这里的经理模样的男人说了声，“欢迎您来！”便把雨森让到了三楼。看来雨森是这里的常客。

推开三楼的门，再往里走，有一个台阶。可称得上是个雅静的地方，四叠半的日式房间里铺着崭新的草席子，那涂

着红漆的圆桌子也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如同走进了一间宽敞的会客厅。萩原不禁赞叹起来：近来的高级酒吧间居然能有这么漂亮的房间！

尤其奇怪的是，雨森不但知道这个地方，而且是被当作常客接待的。

单从有自备专车这一点来看，莫非雨森发了一笔外财？或者是在萩原懵懵懂懂的时候，这世道发生了狂乱的变化？

刚才见到的那位老板娘上前问候致意。她把双手放在草席子上，满脸堆着笑容。在她那先打量雨森后又打量萩原的眼神里，飘动着诱人的媚气。经雨森介绍后，她说：

“真太高兴啦。我老早就盼望着律师先生赏光。雨森老师，太谢谢您啦！”

她大腿肌肉丰腴却又不算太粗，腰部往下形成波浪式的曲线。即使从衣服外面，好象也能窥见包裹着膝头的柔软肌肉。

按理说，雨森本应该把心里的话当面讲出来的，不料他象是很怕萩原的眼睛和话语似的，老是有意把视线避开。

“老板娘，酒和女人就都瞧你的喽！”

“是，马上就来……。”

老板娘走出房间，雨森也一面叨咕着“便所，便所”，一面跟着走了出去。雨森再进屋时，女人们也一块儿跟了进来。

萩原心想：雨森这个人找我有话要说，却害怕讲出来，真叫人琢磨不透。他只得耐心地等待着雨森开口。

雨森很快就醉了。本来在同窗会那里已经喝得很多，现在又接着把桌上的威士忌一饮而尽，难免要醉的。而且雨森的醉态是那样的不堪入目。他摘下眼镜，醉眼朦胧，说着难

听的猥亵的下流话。

他偎依在女人们的怀里，又是要亲嘴，又是要把手伸进女人的衣角里。

女人们尖叫着，慌乱地推开雨森的手，其实那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并没有现出嫌恶的表情。

莫非天天如是，早就习以为常了？

如果在过去，萩原遇到这种场合，当然要火冒三丈的，而现在却可以沉住气，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到了十一点钟时，萩原把搭在女人肩膀上的手缩了回来。

“雨森，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先告辞了。”

雨森蓦地象刚醒过酒来似的挺直了身子，两只眼睛直呆呆的。

“萩原，我也回去。我跟贱内事先说妥了，今晚要带着你一块回去的。那就跟我往回走吧！请把老板娘叫来……。”

萩原劝他再呆一会儿，雨森硬是不听。见萩原要走，他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跟在后面。老板娘走了进来，也表示愿意亲自送雨森回家。

“每回都是醉成这个样子吗？”萩原问老板娘。

“不！每回也都喝不少，可是醉成这个样子还是头一次。每回不论怎么醉，都是自己开车回去的……。”

这时萩原才想起是开着车来的，车就存放在附近的车库里。不过，现在已经醉到这种地步，是不能再开车了。说话间，只见雨森从西服衣袋里掏出好几张一千元票子，分给陪着他的女人每人一张。

“他常到这儿来吗？”萩原向老板娘问道。

“一周里一次……。”